

山月不知
心底事
上



夷辛
坞

04

作
品

白金
纪念版

山月不知 心底事

白金
纪念版

上

辛夷坞——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月不知心底事 / 辛夷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00-0889-2

I . ①山… II . ①辛…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7511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山月不知心底事 (白金纪念版)

作 者 辛夷坞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徐玉华 狐 辰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x 980mm

印 张 32

字 数 50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0889-2

赣版权登字: 05-2014-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Best Time

白马时光

再版总序

大家都知道，在创作这件事上，我其实很少重复我自己。

如果非要对我的作品做个归类和总结，我觉得《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和《原来》是一类的，它们保留着青春的至真和梦幻；《许我向你看》、《山月不知心底事》、《蚀心者》可以分为一类，有读者称其为“宿命三部曲”或者“暗黑三部曲”也无不可，因为风格比起前面来说确实虐了一些，但我意在挑战和突破的是故事和人性的深度。《我在回忆里等你》和《晨昏》算介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传奇性，也有一定的现实感。再然后，就是《浮世浮城》和《应许之日》，女主不再青春，有的是在职场打拼的大龄剩女，有的可能已经步入围城，我开始关注她们的情感状态和生活起伏，没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但是故事一样真诚温暖，并偶尔闪烁着一些思想的小火花。这种完全回归现实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过渡，毕竟读者也好，我自己也好，大家都在成长，不可能成天还像郑微一样在校园里做着公主与王子的美梦。

这么多风格，对有些读者来说可能是惊喜；对只喜欢某类型的读者来说，就可能有点意见了。所以基本上每本新书出版，我几乎都能听到一些争议的声音。但于我，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我都想说我尽力了，至少我完成了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

何况，我的每部小说里人物都有关联。你可以看到郑微年轻无畏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她身为人妻后恬淡静好的一面；那些还未能将幸福拥入怀中的女人——朱小北、司徒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急着给她们找一个最终的归宿？还有那些冤家，比如苏韵锦和程铮、赵甸甸和池澄，童话般幸福结局的背后，是否又会在婚后个性迥异的日常生活中再起摩擦？而桔年又是否真的包容和接纳了韩述？纪廷最后能否找到他心爱的顾止安？方灯又能否在傅七的忏悔中醒来？还有很多配角们终极一生的暗恋，最终收获的是甜蜜还是梦魇？也许下一部，该让他们当主角了。

对于他们，我和你们有着一样的牵挂和不舍。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到底他们是我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他们本来就存在，而我就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隐形的闺蜜，微笑着聆听他们一切的悲喜。就像《老友记》，一起亲密地窝在沙发里，一坐下去就陷进去大半个人生，再也舍不得起来。所以我想，青春远未散场，为了你们，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还想重温这种美好的一点私心，我还是继续写下去吧。

特别要提一下《浮世浮城》，此次再版，为了配合电影方，所以改名叫《再青春》。我其实很反感我《致青春》之外的任何一部小说跟“青春”两字再搭上关系，电影《致青春》大火以后，很多影视方找我做续集，甚至做续集的导演，都被我坚决地拒绝了。对我来说，青春已经逝去，我不可能也没有心境再去做狗尾续貂的蠢事。虽然我理解影视方商业上的考虑，但我也固执地认为，《致青春》真的不适合做续集，你可以五年后十年后翻拍，但郑微和陈孝正的故事还是就此为止的好。总之，我希望以后跟我合作的影视方更自信一点，因为我真的不是只有《致青春》。当然最终电影改编成什么样子，也请读者以平常心对待，毕竟电影和小说不同。小说是泥土，电影植根于它，但最终有它自己的呈现方式。

但这次影视方提出的“再青春”的概念我还是认同的，它不是《致青春》的续集，而是青春精神的延续。赵甸甸困在婚姻的围城里，遇到池澄，天雷勾动地火，从一开始对婚姻生活的谨小慎微，到遇见真命天子后的犹疑、挣扎，到最后为爱出“城”的不管不顾，不正是重新走了一遍青春吗？而我相信，女人只要拥有真爱，就永远青春着。所以即便窝在天天柴米油盐看似索然无味的婚姻里，我也想提醒天下女人，要永葆青春的心态。就像郑微，一样的月光下，可能再没有青春时那样的心跳，但拥有着一份踏实的温暖也是好的，但关键是，你要爱着或深深地被爱着。这种恋爱的状态，时不时重温一把，纪念一回，权当作一次灵魂的美容，这不是疯狂，而是对自己的善待。

最后也顺便声明一下，2014年起，我所有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授权出版方是“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为了纪念这次作品全集（真的是迄今为止最全的全集哦）的再版，《再青春》（原名《浮世浮城》）我会增加新的番外。还有我最新的作品《应许之日》，我好像又要忍不住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作品了，但我真的写得很投入，也很入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为序。



2014年4月1日

CONTENTS
目录

- 001 再版总序
- 001 第一章 左岸的等待
- 008 第二章 一梦太长
- 016 第三章 断颈观音
- 025 第四章 故人归来
- 033 第五章 旧时山月
- 041 第六章 邹响的秘密
- 047 第七章 谁都没有选择
- 056 第八章 初进叶家
- 063 第九章 重逢即是离别
- 071 第十章 成长心事
- 079 第十一章 欢乐易碎
- 088 第十二章 残忍还是天真
- 094 第十三章 感同身受
- 102 第十四章 “左岸”老板娘
- 108 第十五章 田螺少男

目录

- 115 第十六章 平地起波澜
- 122 第十七章 所罗门王的宝瓶
- 129 第十八章 叶氏江源
- 136 第十九章 一着险棋
- 145 第二十章 首战告捷
- 153 第二十一章 失败的开解
- 162 第二十二章 柳暗花明
- 169 第二十三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 177 第二十四章 看不见的泥潭
- 185 第二十五章 封印的欲望
- 193 第二十六章 一根绳索
- 199 第二十七章 日月之约
- 206 第二十八章 大雨将至
- 213 第二十九章 嫁给一个梦
- 222 第三十章 谁能抓住月光
- 235 第三十一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

向远也承认自己的一颗心绝大多数属于右岸的领土。当然，不需要有人知道，在左岸的方寸之地里，她曾遗失了她最珍视的东西。

左岸在哪里？左岸为什么叫左岸？

章粤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塞纳河，它把我们的一颗心分作两边，左岸柔软，右岸冷硬；左岸感性，右岸理性。左岸住着我们的欲望、祈盼、挣扎和所有的爱恨嗔怒，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们心里打下的烙印——左岸是梦境，右岸是生活。

她看着自己名下的娱乐城那闪烁的霓虹灯，然后对着向远笑，“我还是喜欢我的左岸，所以我总在这里，你就不一样了。”

向远笑着喝水，并没有辩解。章粤是她屈指可数的私交之一，即使算不上知心好友，可毕竟也是了解她的。

向远曾经对自己的员工说过一句话——我没有梦想，只有规划。结果这句话在业内被传得广为人知。大家都知道，江源的向远是再务实不过的一个人，她为人处世目的明确，方法直接。但是，不可否认，她的方法通常是最有效的，所以她才能

以一介女流的身份带着江源走出低谷，打开了现在的新天地。如果一定要按照章粤的说法，泾渭分明地划分两岸，那向远也承认自己的一颗心绝大多数属于右岸的领土。当然，不需要有人知道，在左岸的方寸之地里，她曾遗失了她最珍视的东西。

看见向远面前的玻璃杯空了一半，身为老板娘的章粤亲自给她续杯。别人来到“左岸”，大多数是买醉，向远却每次都只喝水——确切地说，是加了糖的白开水，每500毫升的水加一匙糖是她最喜欢的喝法。章粤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每个人喜欢一样东西或者厌恶一样东西通常有自己的理由。她见过更奇怪的，有人相信喝自己的新鲜尿液可以永葆青春，有人到“左岸”指明要点画眉鸟的血……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向远日复一日喝着这样的糖水，却丝毫没有发胖的迹象，此时她白色丝质衬衣敞开的领口下，锁骨深刻。

“看着我干什么？”向远顺着章粤的视线低头看了看自己，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细长的单眼皮便有了弯月一样的弧度。

章粤说：“我看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瘦？”

向远抚着自己的锁骨，半认真半戏谑地说：“不都说努力工作才有资格吐血吗？瘦是勤奋的代价。”

“你也未免太过勤奋了，用得着把自己逼成这样吗？”章粤想到一些事，不由得叹了口气，“叶蹇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章粤是个聪明人，这话一说出口便有些后悔。虽说向远的丈夫，也就是江源的前任负责人叶蹇泽失踪了四年多是G市人尽皆知的事情，可这毕竟是别人的私事，她不该揭开这个伤疤。

面对章粤略带歉意的表情，向远却显得坦然了不少，她平静地摇了摇头，“消息是不少，但一条有用的也没有。”

据说四年多前事发那天，叶蹇泽乘船出海钓鱼，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但是那次却一去不回。当晚，叶家曾经接到过绑匪打来的电话，诡异的是，尽管叶家一再表示愿意支付赎金，绑匪后来却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警方介入调查后，多方搜索均一无所获。G市知名的建材生产企业——江源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叶蹇泽就这样随着他的船和绑匪一同消失在茫茫大海上，至今下落不明。此事一度成为本省各大报刊媒体纷纷报道的一大新闻，沸沸扬扬了一阵之后，虽然不了了之，但是坊间仍有各种传闻，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传言叶蹇泽已被撕票；也有人

说由于当时江源投资失误，叶寒泽实际上是不堪负债，投海自杀；有些好事之人捕风捉影地杜撰出了一些离奇的故事，说什么江源总经理为爱抛家弃业，远走高飞；更不堪的是，还有人议论叶家寒门出身的媳妇手腕太狠，不甘作为副手辅佐丈夫，因而制造了一起绑架案，杀夫夺权，为此警方甚至数次找到向远，要求“协助调查”，结果当然毫无证据。

这个世界有人演戏，自然就有人看戏，演戏的人如痴如醉，看戏的人隔雾看花。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章粤认识向远多年，向远和叶寒泽的恩怨她看在眼里。她相信向远是一个咬起牙来什么事都做得出，什么事都做得到的，可是就算她负了所有的人，唯独不会负了叶寒泽。

向远这样的女人，即使不嫁入叶家，也不愁没有一番作为，然而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叶寒泽身后，跟他一起打拼。将江源从父辈手中一个国有改制的小股份公司一步一步发展成为G市知名的生产企业，外人看来这是叶寒泽的成功，而其中谁付出了多少，明眼人都心知肚明。

向远爱钱，谁都知道，可是在她心中，有一个人比钱更重要，谁又知道？

叶寒泽四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叶家的人其实也慢慢相信他凶多吉少，只有向远从来没有放弃过找寻他的下落，不肯放过一丝线索。有些难过和伤心不示于人前，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就算是女强人，也是一个“女”字在前，再“强”也是个“女”人。所以，当年在听说有人质疑叶寒泽的失踪与向远有关的时候，章粤就问过向远怎么想，向远只说了一句话：“拿得出证据我就坐牢，拿不出证据就别想在我面前逞威风。”

事实上，叶家这些年来主事的人都是向远，而没有她就没有江源的今天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时间一长，尽管叶寒泽的部分亲戚还在背后议论纷纷，但叶家人丁单薄，真正的叶家人如今还剩下几个？他们尚且沉默着，那些所谓的亲戚又有谁敢面对向远指手画脚？

仿佛为了转移这个话题，过了一会儿，章粤指着PUB大厅角落的一桌人对向远笑道：“看见没有，那边有个孩子倒长得不错。”

向远兴致不高地看了过去，“谁又入你的法眼了？进了你这大门，长得稍微周正一点的孩子你就不肯放过。”

“别把我说得像淫媒似的，我就喜欢看长得好看的人，这也算是身为老板娘的

福利吧。你还别说，那男孩还真有点眼熟，记不清在哪里见过，你看看有没有印象，说不定真是哪个熟人家里的孩子。”

向远眯着眼细看，章粤的眼光一向不差，她说的那个“长得不错的孩子”其实是个二十来岁的男孩，头发短短的，眉目俊秀，确实不错。只不过他坐在六七个大概殷勤的女孩子中间，却丝毫没有坐享齐人之福的春风得意，反倒双眉紧蹙，坐立不安，局促得如同落入狼群中的羔羊。

章粤被那边的场景逗乐了，唯恐天下不乱地招来旁边的服务生，叫给那边的小帅哥送一杯酒，就说是“左岸”老板娘的特别优待。向远无心跟她玩下去，从手袋里抽出钱压在杯下，不多不少正好是一壶茶的钱。

“我明天还要早起，你慢慢欣赏。”

章粤知道她的性格，对她的付账也不客气，让服务生把钱拿走，还不忘对着她起身的背影问了一声：“哎，你还没告诉我你认没认出来。我记性一向好，这孩子我肯定见过。”

向远啧了一声，“你的熟人都是二世祖，能有这样的孩子吗？”

她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借着摇曳的光线看了看表，不过是晚上十一点多，对于这个不夜的城市来说，许多精彩才刚刚开始，她却觉得累了。

“向远……向远？”

身后传来急促的呼唤声，她没有回头，径直朝前走，直到感觉有人从后面抓住了她的手臂，这才无奈地驻足转身。刚才被章粤青眼有加的小帅哥面带犹疑地站在她身后，看清楚她的样子之后，开心地露齿一笑，“向远，我就知道是你。”

向远却不应他，把玩着手里的车钥匙，脸上似笑非笑的。

“向远？”他见到她这个样子，有些束手无策，不由得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向远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他这才反应过来，低低地叫了一声：“大嫂。”

向远的面色这才缓和了一些，说：“玩得好好的，跟出来干什么？”

那男孩露出颇为苦恼的表情，“那几个都是队里的同事。今天是小李的生日，你记得小李吗？她跟我同一批分到我们大队的。我说了不来的，她们吵得厉害，差点没把我烦死……你也来这里玩？一个人？”

“嗯。”向远把他的手从自己手臂上拍了下来，“我先走了，你回去继续玩吧。”

“我都跟她们说了我要走了，怎么能再回去？反正你也是回家，能不能顺便送我一程？”他有些没把握，又偷偷看了她一眼，补充道，“我坐她们的车来的，这个时候回去的末班车都开走了，反正我们顺路，要不打车也是浪费钱。”

向远终于笑了，摇着头说：“走就走，别那么多废话。当心那几个女孩子再追上来，把你捉回盘丝洞。”

两人上了车，向远专注地开车，男孩也安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无语。

车停在城南分局刑警大队附近的一栋公寓楼下，向远熄了火，“到了。”

男孩点了点头，“那我先上去了，你回去的时候开车小心点。”

“好，再见。”她点了点头，言简意赅地说。

男孩的手已经推开了车门，实在忍不住，又关上门回到位置上，垂头看着自己放在腿上的手，低声说：“向远，我不知道这些年你为什么对我越来越冷淡，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让你不高兴？是的话你就说出来，如果是我的错，我会改正。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自从大哥出事之后……”

“别说了！”向远厉声打断。她察觉到身边的人那微微受伤的神情，很快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火，放低了声音重复着说，“别说了，别说了，叶昀。”

她当然知道身边的这个男孩什么都没有做错，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她的身上，可她怎么能对叶昀说，只不过因为他有一张酷似叶寒泽的脸，让她每看到他一次，就更难过一点？她害怕看见他，就像害怕一次又一次在心里翻起了从前。

叶昀毕竟是懂事的，他停顿了一会儿，便说：“我让你伤心了吗？向远，大哥已经不在在了……”

“谁说他不在了？”向远冷冷地说。

叶昀苦笑一声，“我也希望他还在，这样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可是快五年了，如果他还在世上，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相信，他不会回来了。你这样等，除了白白虚耗你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他在的时候让你等得还不够吗？”

向远侧身为他推开车门，“叶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回到叶家，向远自己掏出钥匙开了门。为叶家服务了十几年的老保姆杨阿姨因为儿子结婚，请了一个月的假。向远对她的存在一直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也就无所谓，由她去，爱去多久就去多久。

进了门，在开灯之前，两层的小楼黑得如同梦魇，但是向远不怕黑，她是山里面长大的孩子，小的时候，她不知摸黑走过多少夜路。那时候，蹇泽习惯走在她的左侧，一路上总是喜欢不断地问：“向远，我们要去的地方怎么还没到？”

蹇泽比她大两个月，又是男孩子，谁知竟比她还怕黑。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整个李村的孩子，再也没有谁比向远更胆大包天，只有她敢陪着叶蹇泽深夜翻过两座荒凉的山头，徒步到溪涧钓鱼。半夜时分，在山溪的下游，正是鳗鲡最容易上钩的时候，好几次，蹇泽都钓到了两尺以上的溪鳗。

向远记得有一回，两人走着走着，火把的火头燃尽了，火苗挣扎着跳了几下，就熄灭在微凉的山风中，四周笼罩着沉郁得仿佛永远不能穿透的黑。蹇泽长吸了口气，驻足不前，向远就拽着他的手说：“怕什么？这条路我闭着眼也能走到要去的地方。”她领着他越走越快，凌乱的脚步声掩盖了紧张的心跳。其实她也并不是那么镇定，深夜的山里，除了有不时蹿过矮树丛的花翎野鸡，还有一些凶猛的小兽。如果这还不算什么，那么村里的老人常挂在嘴里的山魃也足以让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心惊肉跳。

绕过了前面的一个土坡，隐隐有两点火光在一团浓墨般的黑影下闪烁。在这样无人的荒野里，这微微的火光比全部的黑暗更显得诡异而阴森。蹇泽的手有些凉，两只手交握的地方，湿而滑，不知道是谁渗出的冷汗。

“向远，那是什么？”他的声音如同耳语。

向远摇了摇头。

“那我们快走。”这一回换作蹇泽用力拉着她往前走。向远挣开了蹇泽。她跟他不一样，每次叶蹇泽遇到无法面对的问题时，总喜欢绕着走，而向远偏喜欢迎上去看看个究竟，尽管她也害怕，可是比起在不可知的恐惧中猜疑，她更渴望一个答案和结果。所以她不顾蹇泽的阻挠，小心摸索着走了过去，往前几步之后，她听到蹇泽跟上来的脚步声。

等到那两点火光到了眼前，两人把周围的一切看了个清楚：原来那不是什么鬼火，而是有人在一棵野生的大榕树下立了个神龛，供奉着观音塑像。那两点将灭未灭的火光不过是神龛前尚在燃烧的蜡烛的光。

山里人大多迷信，他们相信古老的榕树可以通灵，所以在树下供奉神龛的情形并不罕见，只不过赶夜路的人难免会吓一跳。

泥塑的观音像相当粗糙，模糊的五官在火光的衬映下让人觉察不到慈悲，倒有几分可怖，看的时间长了，心里就不由得有些发毛。蹇泽两手合十，象征性地拜了一拜，向远却狠狠地用脚踩灭了那火光。他还来不及说不妥，那蜡烛已经被她踩到了树下的枯叶里，碾得支离破碎。“装神弄鬼地吓了我一大跳，我最恨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她小心地用足尖按熄每一点火星，这才随着蹇泽继续往前赶路。

接下来的一段路，蹇泽都显得闷闷的，不像刚才一般说说笑笑，她问一句，他才答一句。向远知道，他是为刚才的事情不高兴了，叶蹇泽的妈妈信佛，他也跟着对这些东西心生敬畏，可向远偏偏厌恶这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多数时候，向远都不愿意跟叶蹇泽闹别扭，可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像他钓了鱼之后总想又把它们放生，可她只想拿到镇上去卖个好价钱。

不说话的时候，路就显得格外长。刚爬到山顶，乌沉沉的云层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山月的清辉骤然洒遍四野。

再也没有什么比深山的月光更纯净，所有丑陋的黑暗都在这清辉里变得圣洁，犹如获得了洗涤后的重生。

“向远，你看，月亮出来了。”蹇泽拍着她的手，仰头看向天空。她就知道他不会生气太久，他总是这样，太容易记住好的东西，而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小小的一点喜悦就可以让他无比满足。对于向远而言，月亮总是在天上的，出来了又有什么稀奇？可是她看着蹇泽安静柔和的侧脸，他跟这月光就像是融为一体的，她突然觉得，这月光确实太过美好……

第二章

一梦太长

失去得多了，就会习惯了，可向远忽然极度害怕这样的习惯，她害怕自己心里的那个空洞，要用什么才能填满它？

在这城市里，向远已经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见过月光。即使有，它也早在霓虹灯下黯然失色。她扶着光滑而冰冷的楼梯扶手一步步往上走，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她太容易陷入回忆，也许是这一天太多的人有意无意地让她翻起那些过往。

楼梯旁边的这面墙上，原本挂满了叶家的照片，有全家福，有青少年时代的叶寒泽，有他的父母，有叶灵，也有叶昀。前两年，向远让杨阿姨把这些照片通通摘了下来收到阁楼里。杨阿姨是叶家的老保姆，为这事嘟囔了好几天，可终究不敢在向远面前多说什么。向远何尝不知道她心里的那点念头？说自己寡情也好，狠心也好，人都散了，留着这些照片还有什么意义？

杨阿姨老了，她跟外面的人一样，老喜欢提叶家，仿佛叶家真的是多么繁盛的一个家族。其实真正的叶家不过几口人，死的死，病的病，走的走，失踪的失踪，最后剩下的不过是她这个外人。

楼梯尽头的长廊上，第一个房间就是叶寒泽的书房。以前向远走到这里，总可